

“一本书”的大学培养不出一流人才

■别敦荣

近年来，一流本科教育近年来备受关注。但什么是一流本科教育？我认为，一流本科教育其实具有强烈的个性化体验色彩，一个人受到的教育在他的教育经历中，没有比它更好的，那就是一流。实际上，一流本科教育还有更深刻的含义。

现在的一流本科教育概念，是从一流大学推演出来的。过去，我们谈论最多

一流本科教育未必只有“一流大学”能够提供

一流大学一定要有一流本科教育，但一流本科教育未必只存在于“一流大学”。美国的文理学院中，就有一批提供着一流本科教育。法国也有类似的高校，比如工程师学校，它采取的是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一贯制，学生来自精英高中，又经过两年预科教育，其中的优秀学生再继续接受工程师学校的三年教育，毕业拿工程师文凭，相当于研究生硕士文凭。在这里，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是一条龙，这些学校的一流本科教育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。即便是大型综合性大学也不止一种模式。哈佛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分校，分别代表了两种典型模式。哈佛大学分设本科生院和专业学院，本科生院专注于本科生教育，专业学院则主要是硕士和博士层次的研究生教育；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是一体化的，所有学院都同时进行本科和研究生教育。

从结果来看，最终能培养出一流人才的，是一流本科教育。那么，如何衡量一流人才呢？最简单的标准就是，它所培养的本科毕业生被其他高校或者社会用人单位门争抢，这就是“一流”的表现。

除了科研成就一流，如果中国大学毕业生在国际人才市场上是抢手的，就说明中国有了一批一流大学。这一外在表现，可以为本科教育工作提供参照系。

至于一流本科教育的内在品质，根据我对国内外大学本科教育的考察，需要重视的有以下几方面。

首先，一流本科教育是英才教育，不是面向大众的。这与传统意义上特定阶层子弟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不同，一流本科教育是对一流认知能力学生实施的教育，是能力本位的，也可以说是高度竞争性的。

第二，一流本科教育是基础教育。和传统意义上的本科教育以培养精英人才为目的不同，现在的本科教育已经成了人的一种基本需要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终身发展、终身学习的一个阶段。在这样的基础性教育中，一流本科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打下人生最扎实的基础。

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，我国有些顶尖大学的本科教育还要以就业为导向。中山大学的罗俊校长，一上任就撤销了学校的就业处。他说，中山大学本科教育不应该以直接就业为目的，学校不能一年到头学校都在开本科生就业招聘会。从这点来看，这

“一本书”的大学太多，一流人才在哪里培养

学生毕业两年后，还能记得多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？又有多少老师在教材之外，还指导学生阅读其他著作，学习材料超出了教材本身？说实话，很少。

多数中国大学的课堂教学基本只讲一本教材。“一本书”的大学能培养一流人才吗？能够发展一流本科教育吗？教材编出来的时候，它的内容与学术前沿问题已经隔了一段距离。而且，教材内容是有限的，知识领域是无限的，那么多学者几十年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积累的学术文献，在我国大学本科教育中基本是不涉及的。

曾有一所著名大学基地班的学生想

教育就是交往，课堂要变成师生间的智慧互动

同学间相互学习、相互影响，这是学生受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。同侪教育也很重要，但是当老师缺位的时候，这种教育可能就丧失了它的意义，因为没有方向。

在一流欧美大学，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。老师办公室的门上都有一个显示屏，说明老师什么时间段在干什么，在办公时间（office hour），学生可以不经预约，直接推门而入，其他时间则需要预约。另外，很多大学在推行书院制改革。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书院制教学中，导师除了在学习上对学生给予指导，还进行学业指导。现在，我们部分学校的大学生，学业指导都还没人管。

一流本科教育的根本不在于课程体系和结构改革。拿通识教育来说，在我看来，有两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：一是欧美已经进入第三代通识教育。第一代通识教育是回归古典，向历史要智慧，当时学校要求学生阅读的经典文献都是古典的。第二代通识教育是学科化的，分人文、社会、自然等学科的基础教育。第三代通识教育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学科化，而是以解决复杂性问题为导向的综合教育。通识教育的课程分类和相关课

程的开设，也是与之相适应的。二是通识教育要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，开发学生的智慧。通识教育特别重要，它注重人际互动，重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，丧失互动关系的通识教育和其他教育没有差别。

教育就是交往，只有在师生的人际交往中，学生的思想、情感和智能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。所以，中国大学发展一流本科教育有太多事情要做，但其根本就是课堂教学要有实质性改变。

课堂教育不能只是信息沟通和知识传授，而要把本科课堂变成一个智慧场域，在课堂上老师和学生、学生和要进行智慧的互动。不是为了知识而教学，应当是为了智慧而教学，学生的学习也是智慧的。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，才能培养学生的基础素质，才能着眼于人的长远发展和优秀人才的培养。

发展一流本科教育，要做的事情很多，关键是抓住教育的主渠道，即把课堂问题解决好。否则在其他问题上做得再多，几十年下来，成绩可能也十分有限。

（作者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、教授）

位校长是看重本科教育的基础性的。**第三，一流本科教育是综合性的教育。**综合性教育的要求，是使学生具备扎实的理工科基础和学术素养。比如，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本科生的120个学分要求中，非专业的教育学分占100分以上。在哈佛大学，本科教育没有实行学分制，而是采用课程门数制度。一名本科生在四年大学教育中要学32门学期课程，一门课的计算标准是每周两课时，持续一学期。在32门学期课程中，有三分之二是非专业性课程，也就是说，它要给予学生范围宽广的学科教育。

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难道在专业上一流不行吗？这是教育理念的差别，一流人才的培养更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，但终身发展不可能把学生局限于某一个专业领域。

举例来说，麻省理工学院（MIT）工科教育很强。它原先只授予理工学位，人文社科学院的使命是为理工科学生提供大量的人文社科课程，为学生终身发展打基础。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年校庆，MIT校长作为嘉宾讲话，他调侃道，很遗憾看到有太多的MIT毕业生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的领导下工作。

原来，20世纪中期，普林斯顿大学也开办了工学院，当时他们就有一个初步认识，即如果像MIT那样办工科，自己一定办不过MIT。所以，普林斯顿大学利用自身文理学科强的优势，在文理学科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工程师，这样就造就了大批出色的工程科技领军人才。事实证明，普林斯顿毕业生虽然刚开始的适应性比MIT毕业生要弱一些，但慢慢地，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教育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。很多毕业生到了这个工、领导的位置上，优势就更明显了。这个例子说明，当时MIT的本科教育比较专业化，而普林斯顿大学则是综合化基础上的专业教育，这种教育为普林斯顿大学学生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
第四，一流本科教育不看重眼前的就业，不在于争一日之长短，更多地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需求。现在很多大学也这么说，但实际上做的东西很少有关联性。学生的终身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？需要什么样的素质？在我们的考察中很多大学考虑得比较少，实际做到的更少。现在往往是有现实需要，就开一批课程进行教育，这种短期行为可能要特别关注。

报考我的研究生，请我指导一下看什么书。我说建议去看几本学术专著，她反问我“什么是学术专著”。著名大学基地班的学生，那是国家特别“圈养”的精英人才，她所受的教育在中国当然是一流的，居然问了这样的问题。再联想起“一本书”的大学，也就非常清楚了。

在欧美大学本科生教育中，没有老师讲课就离开学校，也没有哪所大学的教学只是老师讲、学生听，单纯的听与讲的本科教育离一流本科教育，可能还相差很远。一流本科教育的基础性，还包括培养一个人的基本素质，而人的基本素质是在师生交往中形成的。



除了实验和论文，导师要不要跟学生谈人生？

■马臻

去年，教育部办公厅正式公布首批“三全育人”（全员、全过程、全方位育人）综合改革试点单位。北京、上海等五个省市入选综合改革试点区，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等10所高校入选试点高校，还有50个院系入选试点院系。

“三全育人”并非新名词，也不仅是这些试点单位的事。此次综合改革试点，彰显了教育部对这一育人理念的坚持和推进。

但在笔者看来，“三全育人”不能停留在政策、思路和生硬的宣传、说教上，更需要实实在在的抓手和教师的辛勤付出。在这方面，研究生导师有很多发挥的余地。

当学生遇到过不去的坎，告诉他们“面对它、解决它、放下它”

说到读研，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学生按部就班地上课、做实验、写论文，然后顺利毕业，高校校招所宣传的，经常是一些“三年发表十多篇SCI论文”的“光辉形象”。但胜我观察，很多研究生都在迷惘中

挣扎——怎么找到实验课题？做实验不顺利、发不出论文怎么办？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怎么办？毕业后究竟应该找工作、读博士，还是出国深造？毕业了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子怎么办？和对对象“异地恋”又该如何？……

相对于本科生，研究生更加成熟，但读研并非按照课程表走，而是有更多选择的可能，每个学生的发展方向、研究进度也不尽相同，他们需要更加合理地安排好时间，为自己负责。加之研究生更接近“就业”这一现实出口，因此他们负担很重、压力很大。

研究生的这些“痛点”，决定了导师育人的“着力点”——科研梳理、人生解惑、职业指导。导师要“接地气”——掌握情况、解决问题，真诚地为学生的学业、人生和职业发展着想。

以我课题组的情况为例，有时候学生遇到实验困境会选择逃避，不及时整理数据，不写论文，甚至在电话里沉默，我就告诉他们，做实验失败不要紧，只要不造假；我会和他们一起梳理实验数据，明确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当学生遇到人生中过不去的“坎”时，导师先要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帮学生分析问题，告诉他们要“面对它、解决它、放下它”。我常常鼓励学生，战胜困难会使自己更加强大。

研究生更需要在导师的鼓励和支持下，进行职业发展探索。我的研究生中，有些暑假去企业实习，有些出国访学。在我看来，仅有这些交流实践还不够。我尝试请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到系里做讲座，虽然这对课题组完成科研任务没有什么帮助，但学生从中可以明白自己想要什么，课题组也由此形成了“认真读研，顺利毕业”的共识。

尽管这个共识看上去非常普通，但往往是研究生经常面对的困难，或者说是因为身在其中，他们很难意识到的问题。一旦导师帮助学生解决了困惑，学生的状态就会改变——积极面对人生、面对困难，把眼下做的事情和未来发展目标结合起来，这样既看到希望，也看到自己在这个进程中所处的位置。

以过来人身份讲述自己的奋斗史，教学生把握好人生的得与失

现在不少高校都在探索“课程思政”，即在专业课中融入思政元素。比如，一位教授讲授有机化学课时，特别提到中国化学家的贡献，进而讲到科研工作者的科学精神和理想信念。

所谓课程思政，其实就是在专业授课中给学生以价值观的引导，在研究生阶段，导师也必须搞“课题组思政”——作为过来人，导师在指导研究生为人处世、思维方式方面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当然，导师不能生硬地灌输，而要自然、亲切地和研究生们“讲故事”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

导师可以“现身说法”，讲述自己的“奋斗史”——从大学生成长为教授的心路历程。比如，这当中遇到过什么困难（比如做实验失败、找教职不顺），又是怎样克服了困难；这一路遇到过哪些机遇或选择，究竟该怎样面对各自的人生选择（比如回国任教）；怎样把握好人生的“得”和“失”；以及这些年，自己的生活状态有了什么改变，怎样处理好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等。

我曾经跟课题组的学生讲过自己的经历。通过讲故事，我希望学生们明白，要珍惜当下的科研训练，关注自己的职业发展。我想让他们懂得，只要足够坚持，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；哪怕暂时得不到自己想要的，也会得到别的有价值的东西。

导师还可以“当机说法”，即结合课题组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，给研究生讲一讲。比如，仪器配件坏了，学生不及时维修，也不告诉导师；导师希望学生先把手头实验做好，把论文整理出来，可学生一直忙着做新的实验；学生在做补充实验、修改论文时和老师“讨价还价”……每当这些时

候，导师需要心平气和地跟学生讲道理。

我们课题组经常开“反思会”，给学生讲积极主动、做什么就要像什么、换位思考等职场道理，学生听了觉得很有道理。但很多学生没有过正式的工作经历，他们对职业规范的理解不深刻。并且，形成良好的做事方式是个长期的过程，需要导师反复讲解，循循善诱。

发论文、拿学位只是表象，导师育人要学会找准最佳“切入点”

中国教育界素有“传道授业解惑”的传统，“三全育人”可以说是我国独有的育人理念。在西方大学，导师一般较少关注学生的科研进展，很少关心学生的思想觉悟和个人私事。我在美国读博士时，导师从不和学生一起吃饭，也几乎不聊婚恋、职业发展或人生哲理。

20多年前，我在复旦大学化学系读硕士时，我的导师高滋教授不但指导科研，还对学生的做人做事严格要求，包括有没有关系抽屜这种生活琐事。她经常和学生聊她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悟，常拿以前的学生做榜样，让我们学习他们的“闪光点”。

但我们也得承认，不是每位大学导师都愿意这么做。在以论文、项目为主要评价指标的当下，有很多导师都很关注“抓”学生做科研、出论文。导师自己也要忙着外出开会、跑项目，没有太多时间和学生交流思想。即便有导师愿意跟学生讲一些科研以外的东西，难免也有顾虑——这势必会消耗一些时间，甚至让人觉得是在浪费时间。还有的导师认为，师生之间要有边界，明确什么事该管，什么事不该管。

一位基层教师则从另一个角度向我表达了困惑：在研究生教育的评价体系中，优秀与否，就是看他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。“导师用心良苦，但研究生只想着自己好，其他的都不关心，怎么办？”

对此，我认为，解决学生的思想困惑、培养职业精神和奋斗精神，与指导学生做科研、发论文并不矛盾，不能用一方面来排斥另一方面。研究生做科研不顺利，就会有思想困惑；反过来，研究生有科研以外的迷惘，也会影响科研。因此，导师需要“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”。

我始终觉得，研究生发论文、拿学位，这些都只是“表象”。关键是在校期间，他们在学业和为人处世、理解人生方面取得怎样的进步，以及毕业时以怎样的面貌走向社会。通过实践，我发现学生并非仅仅关心自己的科研，而是需要导师在人生的道路上多方面指点，而导师要学会找到最佳“切入点”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学院教授）

